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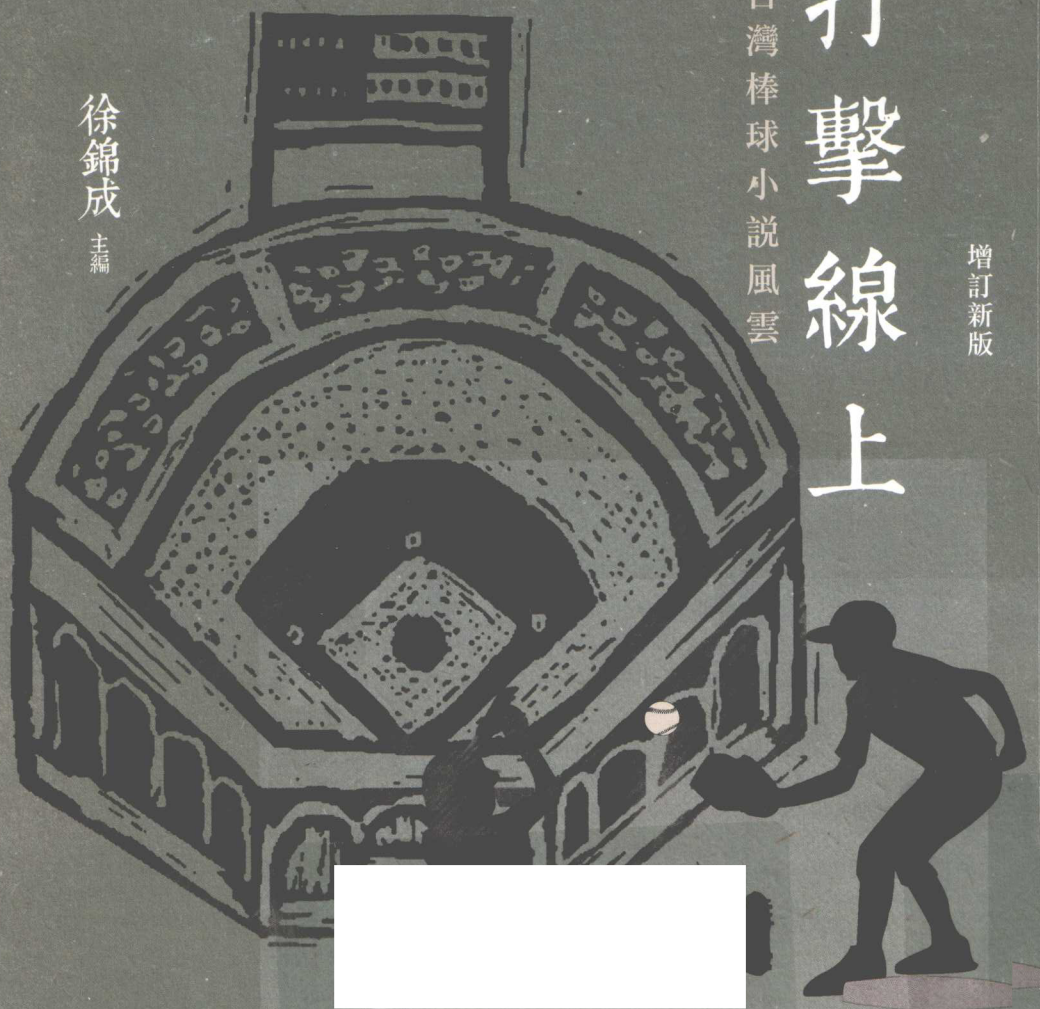
增訂新版

打擊線上

台灣棒球小說風雲

徐錦成

主編



精選十四位跨越中、青世代的小說家：

小野、李潼、廖咸浩、郭筆、金光裕、

林宜濤、劉克襄、張啟疆、侯文詠、楊照、

吳明益、王聰威、朱宥動、朱宥任、

獨特的運動創作。

增訂新版

打擊線上

台灣棒球小說風雲



徐錦成 主編



九歌文庫 1140

打擊線上

——台灣棒球小說風雲

主編	徐錦成
執行編輯	陳逸華
發行人	蔡文甫
出版	九歌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	www.chiuko.com.tw
排版	綠貝殼資訊有限公司
印刷	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增訂新版	2013（民國102）年8月
定價	300元

本書原名為《台灣棒球小說大展》，2005年2月初版

書號	F1140
ISBN	978-957-444-891-3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目錄

徐錦成 台灣棒球小說的跨世代聯展

004

小野 封殺

007

李潼 洪不郎

023

廖咸浩 入侵者

035

郭箏 飛刀通緝令

063

金光裕 殘兵記

085

林宜潼 七月

111

劉克襄 幸球場的決鬥

121

張啟疆 兄弟有約

145

侯文詠 超級棒球賽

169

楊照 一九九七

177

吳明益 關於一只界外球

223

王聰威 如果是傷懷

231

朱宥勳 失憶症

259

朱宥任 好球帶

267



增訂新版

打擊線上

台灣棒球小說風雲

徐錦成 主編



目錄



徐錦成

台灣棒球小說的跨世代聯展

004

小野

封殺

007

李潼

洪不郎

023

廖咸浩

入侵者

035

郭箏

飛刀通緝令

063

金光裕

殘兵記

085

林宜潼

七月

111

劉克襄

幸球場的決鬥

121

張啟疆 兄弟有約

145

侯文詠 超級棒球賽

169

楊照 一九九七

177

吳明益 關於一只界外球

223

王聰威 如果是傷懷

231

朱宥勳 失憶症

259

朱宥任 好球帶

267



台灣棒球小說的跨世代聯展

儘管未曾有法令明文規定，但「棒球是台灣國球」之說卻普遍被國人接受。

棒球在台灣的歷史悠久，如果以日據時代一九〇六年三月「台灣總督府中學校棒球隊」成立做為台灣棒球的起點，則台灣棒球的歷史已經超過一世紀！一九三一年，著名的嘉農棒球隊曾打進日本甲子園冠軍賽，對日後台灣棒球發展影響深遠。

一九六〇年代末，來自台東卑南的紅葉隊以木棒和石頭起家，成為台灣少棒熱的先聲。其後金龍少棒奪得世界少棒冠軍，將棒球熱帶進高潮。而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台灣棒球有好幾年連獲世界「三冠王」（少棒、青少棒、青棒）。在那個年代，棒球不僅是一項全民運動，也是台灣人共享的認同。如今回首，當年家家戶戶備妥國旗與鞭炮，三更半夜圍著電視看衛星轉播棒球賽的景況，就更是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了。

一九九〇年中華職棒成立，替台灣棒球劃開了時代。從此，中華職棒的紀年成為無數棒球迷的紀年，他們的生命史是這樣記錄的：「在職棒幾年，我做過什麼……」儘管職棒一路走來風風雨雨，但始終牽動著國人的靈魂。

小說反映現實，棒球在台灣如此蓬勃興旺，台灣小說中當然不會缺少「棒球小說」這一席。

這本書收錄了十四篇當代台灣棒球小說，最早的兩篇〈入侵者〉、〈封殺〉發表於一九七七年，最晚的一篇〈失憶症〉則是二〇一二年的作品；年紀最長的作者小野生於一九五一年，與最年輕的作者朱宥任（一九九〇年生）相差近四十歲。編排的順序依作者的齒序，而非作品的發表時間。十四位作家支支是強棒，大多已是活躍文壇的小說名家，末座的朱氏兄弟則是值得期待的小說新銳。若說這本書是台灣棒球小說的跨世代聯展，並不誇張。

二〇〇五年二月九歌出版《台灣棒球小說大展》後，曾掀起一陣討論棒球小說的熱潮，該書絕版後，書迷／球迷跟著沉寂了許久。一如那些年的台灣棒球，長期處在低潮時期。所幸者，棒球雖曾讓台灣人幾度失望，但台灣人從未對棒球絕望。不論何時，只要球員表現出對棒球的愛與勇氣，球迷的熱情很快就會再被召喚出來！

這本書是此時此刻台灣棒球小說的成就見證。十四篇小說都是好小說，也是好看的棒球小說。在這塊熱愛棒球的土地上，我們期待棒球小說的果實持續豐收。

徐錦成

二〇一三年七月

封殺

小野

本名李遠，一九五一年生，台灣台北人。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後，前往美國研究分子生物學。曾擔任國立陽明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助教、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台北電影節創始前兩屆主席、台灣電視公司節目部經理、華視總經理等。



七〇年代以《蛹之生》一書成為暢銷作家，八〇年代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服務，與幾位朋友一起合作推動台灣新浪潮電影運動，為「台灣新電影」運動奠定基礎。九〇年代回歸童話、動畫創作。二〇〇〇年以後從事電視工作。作品有八十部以上。

小野說：

如果要從台灣的歷史中尋找最有代表性的運動和生活，那就非棒球莫屬了。棒球可以從日本殖民時代延續到國民政府時代的外交困境，少棒打進世界是當時唯一的安慰。我會寫〈封殺〉也是因為認識一些當年曾經打少棒的朋友，他們說故事給我聽。打棒球考驗著人的困境、選擇和判斷，還有忍耐。文學正好可以從其中找到切入點。



連著幾星期的久旱不雨，球場上的土乾裂著，草也焦萎著，有些細細的塵沙，讓人錯覺是大地烘烤出來的煙氣。

阿財拖曳著沉甸的步伐，略微不穩地跨向打擊區，彷彿手掌握著的不再是球棒，而是家裡秤豬仔用的大秤錘。比同齡少年高出一大截的他，在寬廣的棒球場相襯下，也萎縮得像一隻白底青斑的毛毛蟲。

看台上揮汗的球迷，似被炎陽炙燙了屁股，紛紛立了起來。更有那大嗓門的轉播記者，如痴如狂地在叫著。

「最後一局下半神鷹隊朱進財的打擊，目前比數三比二，紅蕃隊暫時領先。二出局，林金輝已攻占三壘。如果強打者朱進財能給紅蕃隊致命的一擊，就大有反敗為勝的可能，否則——」

「阿財，看你的呀！」

「阿財，Home run。」

「阿財，給他們死！」

「朱進財身負重任，很有信心的踏上打擊區，教練不放心，又追出來面授機宜一番。」

阿財在打擊區站定後，深深地大吸一口熱氣。

炎陽炙烈地煽動著每個人似火的情緒。

投手聚精會神地看著捕手東摸西抓的手勢暗號，點點頭，卻又舉棋不定地斜瞟著

在三壘躍躍欲飛的林金輝。

林金輝發出怪腔異調，離開了三壘壘包，耍猴戲般騷擾著投手。

長打，一定得長打。阿財全神貫注地瞪著投手彎藏在身後的手臂。狠狠的敲他一支全壘打，不能當國手就在這一棒了。贏了才有去美國的機會。除了阿爸以外，家裡每個人都曾向他咂咂嘴說，不是講好玩的咧；人家大叔的兒子阿國仔就是在美國讀博士，賺美金，不是隨便講講好玩的咧，美國呢！

一棒定江山，一棒打到美國去。他扭了扭脖子，把手腕旋動了一下，擺出一副長打到美國的架式。

「第一球，投出，朱進財揮棒——。」

咻——熟悉而叫人心驚膽寒的清脆聲。

「一記左外野高飛球，飛得好高高——」

觀眾像沸騰的水般嗞嗞叫了開來。

「哇——可惜是一支非常遠的界外球。」

啊——有人嘆氣，也有人鬆口氣。

猶如影片倒轉，阿財又被拉回了原位。阿財把溼漉的手掌在褲子上抹了一把，重拾球棒。

當投手向守備員喊了之際，他鬆了一口氣，竟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奇異感覺：好在不是安打。只有阿爸不希望我擊出安打。阿爸和別人下了二十萬的賭注，賭紅蕃隊

贏，如果剛才那一記是全壘打，阿爸的二十萬就要像擊中的棒球一樣，飛啊飛的，飛到別人身上了。

「Home run。」

「Home run。」

阿財被這些亢奮的加油聲扭纏著，像自己家裡豬舍中總是漫天飛舞而又揮之不盡的蚊蠅。

輸吧！乾脆些，放棄打擊，三振出局。我們的確輸不起二十萬的。豬仔已被阿爸賣的沒剩幾條了。

可是，能輸嗎？忍心看到領隊、教練、隊友、家人和鄉親父老那樣絕望的表情？賽前，球隊住進那間麻陋的尼姑庵裡，每天清晨和黃昏，和著晨鐘暮鼓，領隊和教練輪番上陣的精神講話：

「我們苦練了這麼久，鄉里父老對我們抱著最高的希望，在大日頭底下，一球一球咻咻咻的敲，一球一球的糾正動作，為的是什麼？拿不到冠軍，誓不回家鄉！」是的！咻咻咻咻，練習時失誤一球就要受一次罰，那樣嚴厲的訓練，輸了真沒價值。

前幾天，有個自稱姓洪的商人，千方百計找到尼姑庵來，送了一大簍無子西瓜。他說他和別人下了五十萬的賭注！賭神鷹隊贏，如果真贏了，他保證抽出十萬給神鷹隊添些棒球器具，給大家到美國買紀念品的經費。

「你們是夠窮了，」他向大家比手畫腳著：「窮到連住旅館都住不起，但是，各位小朋友，沒有關係！只要贏球，贏了球，什麼問題都統統解決！」

講到「解決」時，右手一揮，擺出一個剖西瓜的動作。

是的，只要贏，大家贏球，可是真解決了嗎？像剖西瓜那樣容易？

第二球就要過來了，他感到有些僵硬，剛才拭乾了手掌心，怎又汨汨滲出汗水來？來了，白色的一團，迅速在眼前放大。旋轉、放大、旋轉、放大，轉放成白濛濛一股渦流。

「揮棒——落空！two strike, no ball, two out。」

紅蕃隊球員在場中央囂嚷起來，再一支好球，就要結束這場爭霸賽。

三壘上的林金輝，既抓帽子，又跺腳，兇多吉少的局面。這一棒揮得太匆促，有些踉踉蹌蹌。他收回了棒子，扶正甩歪了的頭盔，炫惑耀眼的陽光哪！美國也會這樣酷熱嗎？或許，該來一場滂沱大雨什麼的。

上個月阿國仔從美國寄回給大叔的家書上說：

「這兒的留學生，不管學業或事業多順利，仍然免除了那種無形的、被壓抑的苦悶，我們期待從家鄉來的棒球隊，打得那些番仔落花流水，無力招架。希望阿財也能到這裡揚眉吐氣一番，去年那次太過癮了，哪怕是開兩天兩夜的車，冒著功課被當的危險，我一定要到現場去助陣。」

阿母聽到大叔給她唸這一段，笑得合不攏嘴，口裡還嘮嘮叨叨個沒完：

「人家阿國仔唸了十多年的書，唸到近視眼八百度，唸得彎腰駝背，才唸到美國去！我們阿財只要好好打棒球，不也一樣去美國嗎？」

阿母完全不知道阿爸和別人賭二十萬的事。

那天夜裡，門口的黑狗兄吠了幾聲後，他就被人從睡夢中喊起，迎著一股濃濁難聞的酒味，阿爸的臉歪扭得像挨了刀子的豬仔。他把阿財拖到門邊，門沒門好，一把把冷瑟瑟的夜風掄灌入他單薄的汗衫裡。阿爸口齒不清的訴說著：

「和我相賭的是白毛介紹的一個外地人，他不知道我豬公的兒子就是神鷹隊最勇的。只要你聽你爸的話，決賽時失常，隨便被封殺或接殺，你爸這二十萬就贏了一大半了。你爸最近也有夠霉運，又輸了白毛十萬，無錢可還，這一招還是白毛教我的——嘿嘿，阿財，你爸給你取這名字，就是要招財進寶的，我豬公這一輩人就沒好運過，愛國獎券連一百元也沒中過。幹——，你這次別辜負你爸……。」

他恨透了別人喊阿爸「豬公」，阿爸是豬公，他們幾個兒子女兒不都是豬子豬孫了？幹——。

阿爸不賭錢，姊姊阿錦也不會送給那個萬惡不赦的白毛，也不可能會那樣慘死火車輪下，那年她才十一歲。

「各位觀眾，這是緊張的一刻，我們可以看出朱進財已有了急躁、不耐煩的表情。現在投手把球高高的舉起——投出！」

阿財視而不見，只愣愣的，像田埂上斜插著沒生命的稻草人，卻也沒像王貞治